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四

王介

子楚

陳騷

徐應龍

子榮叟

許奕

子彪孫

張處

曹彥約

陳貴誼

曾從龍

蔣重珍

葛洪

袁韶

程公許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少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進士簽書昭

慶軍節度判官歷太學錄國子博士數上封忤韓侂冑出過判

紹興尋知邵武軍學禁起主管崇道觀久乃差知廣德軍外艱

免喪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復奉祠侂冑誅召還除侍左郎

官轉右司兼太子舍人國子司業兼侍講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升祭酒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廟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有言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篤意輔導春官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嘗卻太子索館中圖書弗與諫止張燈設樂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遷州鈐轄介封還詞頭謂此雖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宰相私以爲請曰此中官意也介曰宰相而逢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如此威權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乞歸老不許侍郎許奕以言事去介奏陛下更化三年而夫者五人倪思傅伯成蔡幼學鄒應龍并奕而五或謂皆宰相主之陛下寧免孤立之懼哉固乞補外除

右文殿修撰知嘉興改集英殿知襄陽兼京西安撫使徙慶元
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因郡守趙汝
談請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 子瑩字子文以廕補
官登進士筮仕潭州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執弟子禮德
秀欲授以詞學辭曰所求學爲義理之奧若詞科強記者能之
自此益見器重紹定初汀邵盜作辟幕府叅議攝邵武縣兼理
軍事勒兵平唐石盜擢樞密院編修至副都承旨襄蜀事急史
嵩之首進和議瑩疏言八事謂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出師兩
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浹理宗浹然之令密院諭旨三閭嘉
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行說司馬光仁明武并推廣
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
天永命十事綱領皆在陛下一心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整鑿

可行除兩浙運判兼察訪使出視江防自嘉興至京口增修守禦練習官民兵船陞江西運副兼知隆興府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事畢受代改知鎮江兼提舉浙江兵船江面幾千里惟瓜渡甚狹堦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如呂蒙置遊兵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遊兵救之而退還劾知平江吳潛不法厲民數事擢直華文閣知建寧府淳祐末遷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安慶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大閱水軍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講行屯田事宜修飭諸宮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進給事中追論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輕肆寡謀妄啓兵端乞罷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明年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主管洞霄官卒
贈七官位特進堃始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
敬禮知建寧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素工於
詩書法祖歐陽詢尤清勁

陳騷字叔進臨海人試春官第一以秦檜當國權傾居其上累
官將作秘書二少監兼太子諭德試中書舍人秘書郎崔淵因
外戚張說進遷金部郎騷封還詞頭出知頓與秀州孝宗遷秘
書監兼崇政殿說書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就疆
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塞作進之門
再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典亡理亂之大端約爲
一書謂騷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奉典國官祠起
知寧國加集英殿修撰改太平又以言罷復起知袁州光宗受

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二年春雪大雷駭直言
時政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
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譴論則
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
財用竭凡三十餘條皆切時病擢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四
年拜叅知政事常三入奏感悟光宗以冬至日朝重華官明年
正旦又稱壽於慈福殿寧宗將正儲極命攝行三省事卽位進
知樞密院事駭與趙汝愚不合未嘗同堂而語復與劉光祖有
隙汝愚擬除光祖侍御史駭言若果入臺某請避之汝愚愕而
止會彭龜年與祠駭謂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韓侂冑語
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罷爲資政殿
大學士與外郡辭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起知婺州告老授觀

文殿學士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徐應龍字允叔登淳熙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盜妄指逸者爲首提刑盧彥德獲逸盜將寘於死應龍皆力辨其妄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知高安呂祖儉謫死爲之經紀其喪且爲文誄之朱熹貽以書稱高安之政義風凜然還主管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與陳自強舊同舍因不屈丐雷州去自強敗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至司業歷工部員外郎秘書少監戶部郎中工吏二部侍郎實錄院檢討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上以爲然尋以崇政殿說書兼侍講進刑部尚書兼侍讀在講筵多指陳時政因讀吳起傳奏起乃尅薄之士尚知加愛士卒今軍將皆債帥專事掎克何由得下死力史彌遠惡其說免

之以兼太子詹事徙吏部尚書頃之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
崇福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二子亦登進士 榮叟字
茂翁由臨安通判遷太學博士歷說書秘書著作佐郎並與清
叟同俄遷侍右員外禮部郎中出提點江東刑獄除直秘閣知
婺州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爲左司諫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內而京師楮幣不通
物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外而郡邑苛征橫歛嚴刑峻罰
和糴科抑以取贏軍需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
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
縲繫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
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所以爲沴也
尋權吏禮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

拜叅知政事六月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 清
叟字真翁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
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
已而偏州僻壘轉相倣倣亦皆不俟論報輒行事殺望明行禁
止遷軍器監簿太常博士理宗以后服下同廢妾令別置大袖
一襲於太后舉哀日服之清叟進曰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
付史館以垂後法從之又疏自陛下親政以來條目畢舉而綱
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未盡意者風化之先務猶缺勸戒之
大權未行與伏望厚人倫以釋羣惑惜名器以正大義因物望
以進人才又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
魏了翁不報久之歷司封郎官軍器將作二監殿中侍御史太
常少卿兼侍講丐外洪咨夔吳泳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

文殿修撰知泉州改集英殿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爲
戶部并侍右侍郎寶章煥章二閣直學士知溫婺袁潭廣五州
歷福建安撫廣東經畧使召權兵吏禮三部尚書同修四朝國
史實錄志傳淳祐九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年
同知院事封晉寧郡公十一月叅知政事寶祐二年知樞密院
事因論四川總領余晦任用非材乞收成命帝怒御史朱應元
因論罷之以資政殿大學士歷奉萬壽洞霄宮祠開慶元年召
提舉佑神觀再知泉州建寧景定三年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簡
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爲少貶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內艱調涪城尉復登慶
元進士第一簽書劄南東川節度判官持所生父心喪三年召
爲秘書正字遷校書著作佐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歷著作郎

考功郎官輪對言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侵其急在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宜撫節制濫及總領王人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禁衛莫得擅賊吏特與放行以啓僥倖宜加勅勘并示遏絕僥倖不樂其言吳曦平命宣諭四川分治軍民既而又云鶴師奕奏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罷遣遷起居舍人侂冑誅遣爲金國通謝使奕請執政受指謂增幣歸俘或可外此當以死守之金人間奕名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官特爲還內廷射破的卒以行成還奏帝優勞之遷起居郎復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皆歸於我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條陳六事以獻力爭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各官且不得盡言而去况疏遠乎夏早有言蝗至都城不

下矣。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當以實意令郡縣舉行實政。活民於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又言近者權臣之誅。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此謫譴所從生也。時安丙新立大功。譴忌日間宰相錢象祖出。謫書以問奕。喟然言曰。士不愛一死。而反困於衆多之口。誠可悲也。願以百口保之。象祖慨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宜撫荆湖。還亦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進兼侍讀。每至古今治亂。必叅言時事。願帝凝思設遇事。有若此當何以處。仍拱默以俟。良久乃竟其說。帝謂經筵若此。方不徒設。拜吏部侍郎兼修玉牒。權給事中。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奉祠士論。建之又論自古外戚恩寵太盛。鮮不爲禍。天道惡盈。理所必至。若楊次

山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臥家旬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帝顧尚書章穎舍人真德秀稱其骨鯁夸人王桀梓木萬計入賈奕悉驅之出境奕於丙溪相知然至職事所關必反復辨析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候同改龍圖閣待制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於學宮進賢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修築不以煩民復捐緡錢代輸十縣逋稅其民亦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及論賞罰之事言近來所招忠義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聞斬將之人未及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其欺罔降一官提舉玉隆宮還家卒遺表言本非衰病初染微病當湯慰可去之時以

疾爲痺及鍼石已窮之後束手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脉絡不通之故蓋寓諷諫也贈通議大夫奕天性孝友送死恤
孤恩意備至通籍諫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
雜文行世子彪孫景定中爲四川制置司叅議官遇劉整叛
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於元彪孫奮然曰手可斷文不可草
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張處字子宓慈谿人登進士授越州教授屬浙東帥令督新昌
舊逋辭不肯行手書越人瘠甚夏稅尚寬爲之期可理舊逋耶
召除戶部架閣改太學正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
天下之動今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拂人心宜有以革之歷
太常國子二博士論邊吏能知守邊之務不能明立國之意如
結城郭所以禦敵使溝壑有轉徙之民何敵之能禦儲米粟所

以備患使枵腹存盼盼之望何患之能備應早詔復言上天之心卽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凡爲祖宗所不敢爲其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其所長慮卻顧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今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豪華之俗不可不振起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圯壞之後蓋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振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如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旣以一切之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而稱提折閱不得不騷又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不川惟取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風生未果克集而根本已腹臨民痛決未果有益而國脉已困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秘書郎預編寧宗

會要兼吳益王府并莊文府教授講毛詩終篇請專讀尚書罷
諸子選著作佐郎都官郎中言邊事戒勅千條猶患悖繆拮据
明白尚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可責其成功且言職則當
知彼已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求諸已而已儻以爲可但當
力主其說明告天下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勿使迎合之人得
以投吾機如此則議論合一而不雜矣又體統貴專一而不貴
平分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彼此互別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
稟屬豈知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制置但存虛器
便宜反出多門乎還秘書丞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剖決
滯訟衆皆悅服增前守陳宓所置濟民庫爲築城之費倍轉運
置平糴錢債禁旅營地屬民者徙知處與温州力辭以直秘閣
奉鴻禧觀祠會制使聘爲叅議官使者尚威力懷諫自用慮守

正不阿以寬大濟之尋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名爲國子司業兼
侍講進讀禮記月令敷暢厥旨分爲十二卷乞按月觀之以爲
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八陵復亟請乘時遣官肅
清祇奉升國子祭酒兼權工部侍郎命下而卒詔贈四官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嘗從朱熹講學登淳熙進士歷建平尉
桂陽司錄辰溪樂平令知澧州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
文字檄守漢陽時金兵大入圍安陸遊騎闖漢川郡兵素寡弱
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俾將
宣撫司軍屯郡城親授方畧結漁戶拒守南鄉兵至逆擊斬其
先鋒募死士焚戰艦晝夜殊死戰金人敗去遣仲昇劫金砦殺
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贈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
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軍補觀成忠郎尉漢川奏言敵利歲幣

朝廷惟所向輒應所求輒得故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乞自今
 遲留小使假以歲月督責邊備固結民心欲進而我已戒嚴欲
 退而彼慮有叛如此庶決勝可期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
 兼湖廣總領遷湖南轉運判官會大盜羅世傳李元礪等相繼
 竊發破桂陽茶陵安仁三縣壤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人心
 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時朝議招安彥約言今不
 行討捕不惟損失威重賊若設詞歛我則兵不可撤民不得安
 竟督諸將直逼賊壘擊破李新衆推李如松爲首復降之遂復
 桂陽乘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圖之併禽元礪江西副都統許
 俊初亦厚結世傳許以超格轉官及是世傳遲留徵重賂彥約
 諭以不宜格外邀求世傳怒以元礪解江西右司胡渠渠欲以
 世傳統諸峒而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世傳又

桀驚不肯出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
殺世傳餘黨悉平久之爲利路運判兼知利州關外乏食悉發
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西蜀邊面
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
握兵者委咎於財寡彥約爲作病夫議以獻曰古之臨邊求一
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則事體重號令一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
者志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無意於息民本
原一壞百病閭出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
有緩急各持已見雖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
不知逆黨雖誅人心未改任軍官領州事易成藩鎮之權起行
伍立微功漸無階級之分苟不正其本原磨以歲月漸以禮義
未見其可也爲今之計必使領帥權者當近邊擁親兵有兵

權者必當領經費。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須有德望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者教民而後用之。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朝議未以爲然。差知寧國。改隆興。江西安撫使。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所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力辭。尋提舉崇福宮。理宗擢兵部侍郎。兼國史同修。撰入對勸帝勤講學。防近習。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蝨賊。其有沮撓謏言者必加斥逐。又舉漢淮南王故事。封其二子。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所已行也。今若徇漢文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志。明詔濟王續其後裔。雖不止誨而誨自息矣。尋兼侍讀。拜禮部侍郎。兵部尚書。出知常德。薦布衣李心傳乞實史館。從之。歷寶謨

寶章華文三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登慶元進士宏詞二科授瑞州觀察推官內外服除歷安遠軍節度掌書記四川制置江東安撫二司書寫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學錄太學博士轉對言更幣之害人主所以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也今議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主法者摘以激怒特相謂其引類植黨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又論言路雖開是非莫辨忠佞不分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當衆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疏入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台授禮部郎官屬淮蜀

大擾上言人才所以增國勢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開言路所以
通下情今姦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未已餽遺已
達而謀進無窮軍中耻言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潰則逃竄者
復招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之主管崇禛觀起知徽州召授
司封郎中兼翰林權直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首引皇祐中
包拯乞因肆赦除聚歛措克之敕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倣
成周饗必及死事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之後教以五兵
理宗卽位陞宗正少卿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責
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又言世以容默滯固爲賢以苛刻生
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疎未試爲識陛下當求忠實正
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遷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封還內侍濫恩將郊以民生實艱吏員尚

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彰黜陟庶有以見上帝
遷禮部侍郎權刑部尚書修玉牒完兼侍讀改禮部尚書兼給
事中紹定五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帝親政進叅知
政事面諭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
洛時已移疾復上疏力爭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兄貴謙禮部郎官

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進士第一
賜今名除奉國軍節度判官遷兵部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
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言朝廷輕於易置州郡閑守必以次官
權攝自知非久何暇盡心獄訟淹延政令弛玩舉一郡之事付
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足未及境復以他故罷去每當易守供
帳借請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

勝計。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大臣郡守有闕卽時進擬有求避憚行者悉杜其請。或繳劾彈住者疾速行之。使郡計寬則民力裕矣。詔行其言。開禧間。旬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婦女。從龍正法。梟之。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繼還。蘇師旦姻戚張鉉復官。詞頭尋兼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吏部侍郎兼右庶子。權給事中。直學士院兼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召對。乞放繫囚。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拜禮部尚書。知貢舉。疏奏。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疎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命下其疏。風厲中外。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兼太子賓客。十二年。同知院事。兼江淮宣撫使。踰月。進叅知政事。疾愴。士胡桀排沮。正論渠喉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內艱。服除。改湖南。

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典學養士湘人紀之移知隆興府復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兼行宮留守六月復叅政事密院同知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忤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而遠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專界江淮屬荆襄釋了翁未幾遂用不給詔并領督府以憂畏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風皆歷顯仕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登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母憂終改昭慶軍與部使異議請祠易奉國軍紹定二年召試除秘書正字入對首言自昔周勃握璽以授文帝霍光定策以立宣帝皆今日卽位明日攬權未聞臨御八年曾無所作爲者今進退人才興廢政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

陛下豈有上天之子。下民之主。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
 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於其時。但見九
 廟至重。片時燬燼。而宰相之居。華屋廣袤。獨全於既火之後。足
 以見人心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設有他變。何所倚仗。陛下自
 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纔五月。或九月。卽罷。蓋保全功臣
 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柄也。上讀之。感動。授直寶章閣
 主管雲臺觀。不受貼職祿。亦不願霑恩。他日星變。復中前說。進
 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復上五
 事。言昔者隱蔽君德。咎在相臣。故臣專詆以昭君德。今乃在陛
 下之身。臣不得不以責難望於君父。夫君子小人難辨。人主當
 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日間正論。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意在召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殿說書。戒家。卽勿以白粉積。

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手書削槩帝稱其平
實遷著作佐郎疏請擇賢帥如漢趙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
事勢條上便宜時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不聽自劾密勿清
光不能遏遠塞兵事乞免說書後果師潰復議進兵重珍言若
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未
可以忿怒用也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常侍講席
以是日道流生朝而止奏言聖躬舉措天下萬世共傳竊恐貽
笑將來不可不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權起居郎復上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
情遠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其察於情實如此因疾求去以集
英殿修撰知安吉州詔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贈朝請大夫賜諡

忠文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進士嘉定間爲審院編修兼國史實錄院守工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知惟在責以忠誠耳方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第職思其憂公爾忘私與夫純實不欺者得以稱之如朝廷責以拊循士卒故每嚴拊剋之禁蠲管運之滯今乃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佔籍指贖給稍優者而強以取辦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又責以訓齊戎旅故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今乃視敬閱爲具文同坐作如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見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况又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書幣往來道路旁午名爲繕治器甲修造戰艦實則飾舊爲新而已名爲樽節財用聲稱

美餘實則剝下罔上而已乞嚴飭將帥申詰軍實磨礪振刷以
求更新寧宗嘉納之遷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轉工部侍郎理
宗卽位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至叅
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計李全援王紫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
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紹定四年罷知紹興府端平二年加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充萬壽觀使致仕嘉熙元
年卒輟視朝謚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著奏議雜
文二十四卷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過失
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往臨安置妾將婚察其女有憂色問知故
蜀趙某家父歿醫身爲歸葬計耳袁憐而還之獨身歸妻迎問
告以故笑曰子之有無命也我與汝周旋久何必更待他人妻

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明年生韶登淳熙進士爲吳江丞
常平黃榮檄覈田定役蘇師旦姻黨在吳江密以屬韶且曰當
薦爲京朝官韶不聽師旦怒諷言者將論之榮亟以白於朝且
薦韶由是顯名改知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善去者韶始至絕
私謁莫敢撓卻錢塘取石爲江岸者嘉定四年召爲大常寺簿
右司郎官接伴金使因索歲幣語言慢甚韶折以兩國誓約止
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擢令臨安理訟精簡平反冤獄甚
多紹定元年同知樞密院拜叅知政事奏胡夢昱論濟王事何
罪遠竄不肯署勅李全叛揚州告急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
安以鎮遏之史彌遠慙侂冑用兵不欲聲討韶與范楷力言揚
州失守則京口且不可保禍將迫矣因薦惟將卞整崔福可用
適福至夜引與同見彌遠始決意討全端平初以言罷奉祠卒

年七十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氏病嘗其痰沫目不交睫者數月既卒哀毀踰禮登嘉定進士母憂終制調華陽尉綿州教授制使崔與之加器貨擢知崇寧蜀預借免抑配人德其惠差通判簡州金人犯闕中制使桂如淵道三川震動代者李璽辟爲施州通判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吳彥復增以進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於璽欲招秦鞏大姓以立功者衆多從愚公許獨反覆論辨山東覆轍未遠重從之後趙彥呐踵行其策大姓果導金人入擣成都人服其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大常博士輪對言志士仁

人嬰逆鱗買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朝廷立紀綱而已今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而去鳴復安坐自若則是假以職而棄其言幸其退而優其遷自裂其綱紀蔽其耳目凡居是職雖被親擢諫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居者孤立而無助矣時行都大火應詔言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創爲邪說禁錮言者夫羣臣忠告者衆而聖意堅不可回何怪其言過於矯激如必欲感召和氣消弭災變何不取法大舜及漢淮南我朝秦邸故事追復濟王特在一念轉移間耳不報峴反劾之罷爲秘書丞兼考功郎官予祠李宗勉入相召除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直舍人院轉著作郎諫官郭磊卿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留之既而又奏史嵩之自邊閫拜相中外缺望

臺諫謝方叔王萬相繼他徙方今外患憑陵國勢危若綴旒乃
可自爲弗靜陽與遷除陰奪官職乎遷將作少監有旨新造十
八界會子折五行使公許繼奏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
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安保將
來並行者不折閱乎不若且將十七界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
寶此不至一旦貿易不行庶幾三界各有等第公私兩便蒿之
格不行累奏引去宗勉游似面奏召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
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轉太常少卿請外除
直寶謨閣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
諸生講說請半蠲和糴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免募平民人甚
便之以杜範薦召拜宗正少卿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奏改提
舉玉局觀居二年起赴行在屬蒿之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嗾侍
弘簡錄

御史王質奏寢召命踰年帝親擢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入對
言不可不堅凝者七是晚命草罷嵩之起復及相范鍾杜範三
制兼權中書舍人復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
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
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頃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
欺之臺察充之一人杖拭餘皆引領而望如劉晉之鄭起潛陳
一薦濮斗南附下罔上言官方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
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其繆邪枉覲伺善類何可高枕而臥耶
帝稱善右史徐元杰暴亡公許奏言正月劉漢弼死四月杜範
死人言籍籍事已可疑然漢弼猶類風淫末疾杜範亦尪弱多
病諉曰天命猶可也至於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發
甫聞謂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輒形變異使人雪涕不已今旣

置獄鞠勘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盡情研究務
使得實不報物論譁然臨安尹趙與憲請置獄天府公許繳奏
謂與憲爲嵩之死黨乃改命侍御史鄭案案回懦首鼠事竟不
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導權禮部侍郎充執綏官繳奏鄭士昌
向因詔獄追逮輒詐稱死今驟復官職且與內祠許侍養恐重
爲清之累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以疏示清之公許又駁奏項
容孫罪譴還家道死不當叙官復職命遂格真拜禮部侍郎論
嵩之免喪乞賜睿斷亟下明詔以正邦典又救章琰李昂英以
論執政及府尹不當罷清之嗾所厚御史周坦疏劾除寶章閣
待制知建寧諫議鄭案復論罷之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
四年再奉玉隆觀祠差知婺州未上召權刑部尚書入對疏時
政七弊徇貨財急營繕逐諫臣開邊釁薦知名士二十九人請

復京學養士法言京學養士本與三學不作往者立類申之法
輕重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因鄉庠教選而更張之使士子擾擾
道塗經營朝夕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
類申之法使遠方學者得以肄習其閒勿令四方作則之地庠
序一空絃誦寂寥非所以作士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蔡
御史陳垓論劾叅政吳潛奏留之同樞徐清叟布衣方和卿太
學生劉敬等咸伏闕上書論垓乃授公許寶章閣學士知隆興
府命下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爲嗟悼贈宣奉大夫龍圖閣
學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冲澹寡欲家無美儲晚年惟一
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然愛敬親戚蜀有兵難族
姻奔東南者多依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
謚披垣繳奏金華講議日進故事行世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五

程珌

字宣善
薛極

余天錫

字子壽

陳垧

鄭性之

鄒應龍

王伯大

應係

趙必愿

張璠

馬天驥

饒虎臣

戴慶炯

度正

牛大年

李大同

徐疵卿

孫夢觀

徐元杰

陳韓

許應龍

別之傑

程珌字懷古休寧人少敏悟語出驚人登紹熙進士授昌化縣

簿調建康教授改知富陽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簿樞密院

編修右司郎中秘書丞出爲江東運判提舉浙西常平升著作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作從宋十五

耶軍器少監轉左司郎中國子司業直舍人院歷起居中書二
舍人吏禮二部侍郎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
讀值寧宗崩史彌遠夜召秘舉家泣涕大驚妻卽王淮女疑有
不測使人囑之見彌遠出迎同入禁中一夕燭草制誥七十五
立理宗許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以賜秘拜受不辭歸視之
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不與共政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
真拜禮吏二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進封子句祠
以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兼福州招捕使提舉玉隆萬壽宮進封
伯至新安郡侯加寶文殿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
加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特進士師 同時定策有
宣繒者慶元府人官太學博士召試秘書郎歷著作佐郎知吉
州福建提點刑獄入除考功員外郎秘書少監權侍立修注官

起居舍人至爲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權吏部兵部
尚書彌遠托爲腹心連擢同知樞密院叅知政事未幾以資政
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升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
贈少師加贈太師諡忠靖 薛極字會之武進人初磨誦上元

主簿復中詞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溫州知廣德軍樓鑰薦遷大
理正歷刑部司封員外左右二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
兼勅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爲彌遠所親任拜
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
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
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
未周誓以今日遇災害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怠惰之戒將見
天心昭格沛然之澤不崇朝而響應擢累刑戶吏三部尚書十

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寶慶元年叅知政事兼密院同知紹定元年權知院事封毘陵郡公與胡榘孟子述趙汝述四人誥附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彌遠死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余天錫字淳父慶元府昌國人家貧與弟天任相友愛終歲同食而臥更衣以出初爲宰相史彌遠弟子師會彌遠與皇子竑有違言念欲廢置陰借以爲後備仙天錫秋試歸告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江與一僧同舟抵越西門遇天大雨僧指門左全保長可入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爲丞相館客肅具雞黍須臾引二子侍立問之曰此吾外孫日者嘗言後當極貴詢其姓名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又問其行輩良是還以告於彌遠命招二子來見密諭天錫曰二子長者最

貴宜撫於家天錫遂載與歸母朱氏日爲櫛沐教之學問禮度
益閑卽理宗也天錫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監慈利縣稅轉籍田
令以前功超授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玉牒所檢討兼崇政殿
說書權戶部尚書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使升詳定勅令官以
寶文閣學士知婺州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知福州入覲
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兼侍讀嘉熙二年陞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三年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封奉化郡公改資
政殿學士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復改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
時年九十封周楚國夫人將以壽日拜天錫爲相忽有疾卒贈
少師尋加太師諡忠惠天任亦至兵部尚書從子晦歷官四
川安撫制置屯田等使知重慶府兼總領財賦蒙古復城紫金
山晦不能制戰又敗召還奪官寶祐五年復總領淮西財賦官

至尚書營置義莊以贍宗族方帥蜀時以違言論知開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陳垣字和仲鄴人史彌遠甥纔數歲大父叔平與樓鑰友命之出揖卽如成人甫長文思益進頃刻數千百言試轉運漕司皆第一登嘉定進士調黃州教授父喪毀瘠考古禮祭義行之歎俗學不足爲擇師楊簡從之學攻苦食淡晝夜不息免喪彌遠當國令堂除垣謝以避嫌赴邵注處州教授士論高之理宗求言疏奏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所由替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又言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不合紀綱不振風俗不淳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與郡守高似孫不合乞歸奉母召爲太學錄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

難保日月逾邁事幾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
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
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主宗正寺簿都城火頃亟徒步往
盡收玉牒藏於石室疏陳致災之由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
有非常之舉動乞正馮楷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行臨安府林
介兩浙轉運趙汝談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諡議所許惟
袁燮一人駁朱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乃諡
榮愿考功陳青覆議欲改墳不可上書彌遠官李全在楚有異
志乞加警備以回羣心正典刑以肅權綱大彰黜陟以飭政體
不納會賈貴妃入內又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至德從天下之
公論以新庶政彌遠貴其好名答言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求去通判嘉興彌遠死召爲密院編修入對首言天下

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如秦如韓如史。此今日所當戒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陰中者復出。填知衢州歲旱寇起。約日發濠坑。由江山縣而東。填獲其謀者。填令往諭。以利害盜懼自首者衆。遂潰去。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運判遷浙西。提刑按知安吉州。俞垓倚丞相李宗勉。姍貪黷最甚。副尉戴福初爲弓手。以獲潘丙功。宗勉倚爲腹心。盜橫貪害。聞風逃遁。獲之。豫章墨而徇於市。召爲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尋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疏乞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剗。以培根本。勿使任用混淆。薰蕕同器。遂令賢者耻與同羣。諫議金淵論罷之。後終吏部侍郎。填輕名重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自娛於泉石。四方學

者踵至于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耳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簿入對極言國政闕失除淮東總領賈似道誣以罪貶建昌軍德祐初召除刑部侍郎不赴卒

鄭性之初名自誠字信之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累官知贛州改隆興歷寶章華文敷文三閣待制提舉萬壽井上清宮知建寧府端平初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擢左諫議大夫言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凡臺臣交章互詆公以處之乃得其當夫聽言之道宜以

事觀若果有開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則激者自平。明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密院同知嘉熙元年進知院事俄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

鄒應龍字景初登慶元進士歷官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入除起居中書二舍人兼太子右諫德左庶子遣使金試戶部尚書還爲太子詹事遷給事中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真拜刑部尚書乞奉祠起知太平州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登嘉定進士主管戶部架閣遷國子正

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還園子監丞知信陽軍移池州改直
秘閣江東提舉常平墻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右郎官轉左司
試將作監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
倉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丞旨入對言今天下大勢
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縉紳之論莫不交口
誦詠謂太平之期可待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勢爲言旣而不
言治安直言危亂再又不言危亂直以亡言猶謂有知今併置
亡不言謂之何哉夫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
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招天下之謗議犯前
古危亡之覆轍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
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危亡莫之與言矣彼小人之
性利害不出於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不知遇平

曰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謫乎又累疏言邊備曲盡事情以直
寶謨閣知婺州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司農卿兼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至爲郎兼權刑部侍郎論罷以集英
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召至闕權吏部侍郎中書
舍人兼侍讀陞侍右侍郎國史修撰拜刑部尚書七年進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年拜叅知政事月餘論罷爲資政殿
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應繇字之道昌國人少立志於學試南省第一登進士除臨江
軍教授入爲國子學錄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秘書郎請
蚤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問州縣貪風對
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
有以也又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

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翰林權直以
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權禮部郎官兼國史實
錄院差知台州召爲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遷起居舍人兵
部侍郎直學士院一夕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轉吏
部侍郎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
叅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
霄宮丁大全論罷之德祐元年詔復其官致仕卒

趙必愿字立夫汝愚孫以恩補承務郎監平江糧料院調常熟
丞登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
等以三期爲約革胥吏鬻鹽之敝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增均惠
倉儲立義役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民感其化
出已田以倡法遂遍行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

八縣秋滿立祠刻石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父崇憲卒居喪盡禮從學黃幹服除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差知全州訪立周惇頤後移常處二州改知泉州罷白土課奏免權鐵修舉義役講行荒政旱不爲災差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初改直秘閣知婺州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罷開化稅場遷太府寺丞度支郎中引對言大權在我或者猶疑其下移衆正已開或者猶疑其旁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或意其未必來責次輔以任大政或意其不安位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何爲使之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以至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

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閣官而人疑於閣官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陛下徒有去敵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亦何樂於此哉時論偉之三京兵敗條上守禦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縻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閫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嘉熙元年授右司郎中火災上封事極言間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師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歸詎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言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闕畧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

勤於邸第之貴必也治故相專國之罪蔽貪夫徇國之誅思室
鬼高明之瞰去木妖競治之聲戒內殿無度之譙酣節內庭不
急之營繕遷左司郎中司農宗正二少卿轉對言周官國有大
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縉紳下而
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
以據目前之急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尋拜司
農太府二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勅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
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
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宜乎天意可回而災
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烟埃方息白晝隕星貫
日之虹脇陽之雹疊見岵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遷起居
舍人大水上封事言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

今日之事動無良策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診名和轉移於
陛下方寸閒耳兼權侍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
用若此不已必至傾覆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勾踐
之臥薪嘗膽衛文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侍郎應詔言邊事
急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賁李安民及
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一將
自閒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擄虛之鋒一將助芮典之勢以備
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
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毋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宰
相李宗勉稱之遷戶部侍郎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
內侍陳洵益贈節度使必愿繳奏言御史李韶向論洵益陛下
不行其言復奪其職故韶久召不至若復超贈韶愈無來期矣

權戶部尚書抗言端平初洛師輕出失德安襄陽固始定遠又失六安郢復荊門又徙夔峽降浮光殲滁陽棄壽春擾真陽危成都全蜀遺燼靡有子遺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頒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官府之一體迺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尤留意武備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指置海道修水戰教士卒凡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

張璠字渭老福州人登嘉定進士辟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遷吏部架閣歷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國子祭酒尋權禮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以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入權兵吏二部尚書補國程元鳳論罷之寶祐三年權別部尚書兼侍讀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累遷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拜叅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致仕卒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登紹定進士簽書嶺南判官召試遷秘書正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歷校書著作佐郎輪對條上時弊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遷秘書監直秘閣知吉州入爲宗正少卿秘閣修撰知紹興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改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轉廣東兼經畧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讀國子

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論罷提舉洞霄宮景德二年起爲資政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平江府再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臺臣劾之褫職奉祠削子時楨一秩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於家

饒虎臣字宗名太平府寧國人登嘉定進士調將作監簿差知徽州累遷秘書著作二郎右司兵部員外左司郎中司農卿以直龍圖閣爲福建轉運判官轉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除秘閣修撰爲兩浙轉運使入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攝吏部尚書寶祐六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景德初似道人相拜叅知政事侍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再劾褫職

罷祠四年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戴慶炯字彥可溫州永嘉人登淳祐進士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詔試館職遷秘書正字兼史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劾淮東總領趙與訐知平江余晦奪職錫秩仍追冒支官錢升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九月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景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踰月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度正字周卿四川合州人少從朱熹學登紹熙進士歷官國子監丞上疏言李全必反且獻斃全三策其言鯁亮激切還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因獻二說其一用朱熹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叅以熹議

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雖爲一室凡遇祫享實未嘗合增此三室方後有祧主之所前有合食之地於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遷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登慶元進士累官將作監簿入對言今日士氣久靡亟宜振起必有扶持作典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遷軍器監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黎州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屯戍諸軍加直寶章閣工部

員外郎上疏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入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歷秘書監起居舍人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登嘉定進士歷官秘書丞崇政殿說書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加忽一話言政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宜謹重遷太常少卿兼侍講侍立修注官起居郎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提舉太平興國宮致仕卒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鄉後進爭師宗之

登嘉定進士調南安教授。撫張九成謫居，言行以訓諸生。申明
周程舊學條教，俾義理復明。立養士綱，學田多在溪峒，加以撫
恤，租無逋欠。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獲免。辟福建安撫司
幹辦公事，差知尤溪。會汀邵寇作，贊畫備禦，避寇者多方振濟。
全活甚衆。都城大火，應詔上言，雙龍燕私，小人三事積陰之極。
有此徵驗，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辟宰南安，辭。
德秀諭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
許之。既至，首罷無名科歛，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冤抑。邑以
大治。德秀疏其政以勸別邑。歲饑，處置有方，富者樂分民無死
徙。母喪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歷主管官告院幹辦
諸司審計司國子監簿入對，陳六事，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
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庇都邑，用國越舟師以

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密院編修權右司賢畫
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
黜鹿卿贈之以詩。併爲言者所劾。出知建昌軍太學。諸生作四
賢詩以美之。其爲政寬賦歛禁培克汰賊盜抑彊禦恤寡弱黥
黠吏訓戍兵創百丈巖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平田里歌誦
又爭免秋苗斛面米五千斛崇教隴會兩保與建黎鐵城民修
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皆歛手聽命召赴行在擢度支郎官兼
右司勅令剛修官入對極陳時弊言並相之非言者詆以他事
主管雲臺觀跡月起爲江東運判值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
傑諱不敢詒鹿卿捕食人者尸諸市出本司積米平價以糶及
減質當息出緡錢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所活甚衆制置
茶鹽岳珂自詭典利國計反屈命鹿卿駁之至則寬其期限躬

自鈞考盡得其實凡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財者悉縱遣之珂罷兼領太平暫提舉茶鹽弛苛征獨采石蕪湖兩務廬稅有蝗入境鹿卿露香默禱風忽大起蝗悉飄泊渡淮加直秘閣提點浙東刑獄兼提舉常平彌遠弟爲温州通判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衢州推官馮惟說素廉正檄決婺獄大家不快嗾鄉人居言路者劾之以爲委使不當罷主管玉局觀召還改直寶章閣自以直道不容堅辭丞相杜範遺書乃出擢太府少卿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屬時多艱人心搖抗無獨力任重之臣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擢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權吏部侍郎時議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不可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兼發運副使入爲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兼侍講權給事中請復舊制瑣

闔之職無所不當問淳祐八年知樞密院兼權叅知政事上方眷遇深篤忌者寢多託其名撰僞疏歷抵宰相并百執事已初不知因乞去遷禮部侍郎以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尋提舉鴻禧觀致仕卒遺表聞贈四官謚清正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其歡心在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藥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行於世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登寶慶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請外通判嚴州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宗正寺丞兼諸王宮教授歷屯田郎官將作少監出知嘉興還兼右司郎官轉

對言風憲之地。未聞有顯疏一過失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不肖草制書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當路者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獨逋賦籍泛入。歸於公帑。值戶部遣官督賦。促急闔郡。惶駭夢觀。不忍病民。欲棄官去。將以府印牒所遣官。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召還。陛見。帝問江東廉吏。首以夢觀對。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言。今內外之臣。各恃陛下以遂其私。試一反顧。無一人可恃者。思之。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前計臣奪州縣利歸版曹者。乞令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尊奉祠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資善堂贊讀。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抗論益切。大畧言。寵賂日彰。仁賢日逝。貨財偏聚。前未易相敝。政固不

少今既易相其敝亦自若在廷皆爲危之求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獨租稅省刑罰有古循吏風俄得疾卒帝悼惜賻銀帛爲人退然若不勝本然素厲名節義所當爲奮往直前所居敗屋數間以布衣蔬食終其身上論多之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朱熹門人陳文蔚講學鉛山往師之復師事真德秀登紹定進士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嘉熙二年召爲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不足以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皇子竑宜置後太子宜蚤定以諫官蔣峴方排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明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知安吉州淳祐二年移南劍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斬之餘釋不問郡有延平書院率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

多感悅而去輸米聽其自槩閩郡德之母憂免喪授侍左郎官
言錢塘駐蹕之地驕奢相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殿說書每入
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舉故
事爲戒多切官壺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天久不
雨轉對極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古今遇災修省之實會史嵩
之謀起復臺諫中外皆莫敢言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
筵親承聖問以大臣起復臣奏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
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何容喙且嵩之讀聖賢書上畏天命下
恤人言家庭之變禮制有常何至忽終身之大事輕出以犯清
議哉今惟學校叩關力爭觀其書使人感歎夫士論所以凜凜
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以扶翊之
自問起復之命凡有秉燬之心莫不失聲是果何爲而然人心

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起復之命。遂寢改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廷議軍國事。裁書無慮數十。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言至。宗社隱憂。輒開筆揮涕。書就。削藁。雖子弟無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奏事。以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是夕。煩熱大作。四鼓暴卒。朝紳往弔。相顧駭泣。帝亦震悼。遣中使問狀。已而三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愬其中毒。公諭傷之。帝悼念不已。給田五頃。緡錢五千。賜諡忠愍。二子直諒直方。淳熙二年。以布衣授史館編校。陳韓字子華。侯官人。父孔碩。從朱熹。呂祖謙。韓從葉適。學讓父郊恩。與弟張韓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閫辟爲司幹官。勸涉歸山東河北遺民。使耕其土。分配以內郡。貸死之民三分齊地。張

林李全各得一處其一以待有功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仍守其土驅忠義人盡還北倣韓琦義勇法募民爲兵給以淮甸閑田而薄征之擇土豪以爲統率別廩鹽丁爲一軍以爲藩籬及淮西告捷韓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下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槌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可勝也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其後果犯安豐韓如盱眙犒師敗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瑋調整惠成進夏全諸軍擣虛應援皆韓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酋四駙馬巡將作太府二丞差知真州提點淮東刑獄加直寶章閣兼知貢應遷宗正丞權工部員外倉部郎中入對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臣所陳

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
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
屬韓提舉四隅保甲會有親喪運使陳汝提舉史彌忠告急於
朝謂非韓莫可平明年起復寶章閣直學士知南劍州提舉汀
州邵武兵甲公事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同措置招捕盜賊至則
籍土民丁壯爲一軍賊由紫雲基間道趨沙縣忠勇軍破之於
高橋更趨邵武勢益猖獗或議招降韓爭曰始者賊僅百計招
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若用淮
西兵五千可圖萬全賊又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
間道入擊勝於順昌六月兵大合七月韓親提至沙縣順昌將
樂清流宣化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五賊營十月平之十一
月破潭瓦礫爲賊起之地犁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降

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砦二月
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責其後至誅之進右文殿
修撰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朱二破常山開化勢益張韓命淮
將李大聲提兵七百人其不意夜薄其砦賊山迎戰見算子旗
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
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殘虐遣官
吏諭降輒殺之韓乃決計除蕩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
三路捕寇軍馬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及
親兵擣賊巢穴端平元年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兼知贛
州至則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
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道遂破松梓山親督諸將乘春
瘴未生薄山下賊悉精銳迎敵韓軍步騎夾擊縱火焚其巢賊

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擒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
僭僞服物各數百三槍中箭而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衆
薙鬚畧盡三槍遁至興寧就擒斬隆興市所跨三路數州六十
皆悉平之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密進工部侍郎仍知隆興
未幾改江東知建寧府兼行官留守入奏事帝稱其平寇功頓
首讓曰臣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逃曠敗耳遷工部尚書改
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往來巡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加寶
謨閣學士詔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遏要衝以伐姦謀
嘉熙元年進奏章閣學士加徽猷閣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漸逗留不進殿司崔福竄趙邦永淳祐四年除兵部尚書改禮
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五年拜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
兼叅知政事六年同知樞密院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

使改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開慶元年赴闕充禮
泉觀使明年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諡忠肅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少通經旨座客戲以小兒氣食牛應聲
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由太學登進士調汀州教授歷浙東
宣撫司掾戶部架閣籍田令太學博士入對問李全時青歸附
有莽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宗學博士秘
書著作二郎兼權尚右郎官旬外知潮州陳韓任以拓捕陳三
翰鍾全三路盜賊調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亟遣水軍禁卒土
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間隘集民兵諭以力保鄉井蒐補
親兵口加訓閱旣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統領齊敏率師由
潼趨湖截賴寇餘黨應龍諭以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
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擒矣敏奉命於是諸寇皆平有行旅數

人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釋之皆羅拜感泣人始疑其儒者不
聞戎事及見其區畫條理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卻之距州七
十里曰山斜峒僚所聚耕田不輸賦稅至是亦平其首率父老
鳴缶擊筒詣郡伏罪秩滿當去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除禮部
郎官入對帝稱其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頓首謝曰陛
下德化所暨民無不化者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僞議學校差
職欲先舉望應龍謂不若定以資格則僞倖之門杜而造請之
風息僞以爲然遷祭酒攝侍右郎官權直學士院草鄭清之裔
行簡罷相制奏以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墮諸
淵今雖乞罷機政然不可失陛下體貌大臣之意當兩盡其美
可也帝善之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諭以制詞甚善就
令草勅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陞侍讀權兵部尚書

朝議稱提楮幣州縣希旨貧富猜懼應龍奏乞從民所便尋拜
中書舍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嘉熙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正言
郭磊卿論之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一贈銀青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登嘉定進士歷官將作監丞差知澧州
改德安親喪起復加直寶謨閣知江陵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
章閣親年八十乞祠歸養起復知真州改江寧累官進寶謨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江東安撫使嘉熙三年權兵部尚
書准西安撫兼沿江制置使督府叅贊邊事聽便宜行之淳祐
二年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同知樞密院七年以
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御史蔡次傳論罷尋起叅
知政事乞歸以前職知紹興復爲兩浙運判翁甫論罷寶祐元

年卒贈少師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終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年

侍從宋十五